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uineng's and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Li Bingquan*, Zeng Wenxiu

Educational Science School, Zhaoqing Universtiy, Zhaoqing, China

Email address:

libq1221@163.com (Li Bingquan), 1366324545@qq.com (Zeng Wenxiu)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Bingquan, Zeng Wenxiu.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uineng's and Yangming's Heart-Mind Theo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1, No. 1, 2019, pp. 5-11.

Received: September 1, 2018; Accepted: January 3, 2018; Published: January 4, 2019

Abstract: Huineng had constructed Zen's thought system of heart-mind theory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takes Xin(mind) as the center. Zen's heart-mind theory founded by Huineng, not only prove up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core of Buddhism, but also agreed with and echoed the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fitted to the needs of Chinese national psychology, Embedded in the depth of Chinese culture,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e after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uch as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ll were influenced by Huineng's heart-mind theory.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certainly no exception. Huineng' Zen had great effect on both forming and growing of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s. In some ways, Neo-Confucianism comes from Ze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s the development of Zen culture, Neo-confucianism is the expression of Zen Buddhism.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directly inherited the Zen thought of the Sixth Patriarch—Huineng, was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Huineng's heart-mind theory of Zen, therefore, both of them have a lot in common. Their most fundamental similarity is that they all insist on taking Xin(mind) as "noumenon" and the core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However, Yangming's philosophy adhered to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and ultimate goal of Confucianism, which ultimate goal of Yangming's Xinxue is t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mission of Confucianism, which is "to unify the family, to govern the country, to pacify the world".

Keywords: Huineng, Wang Yangming, Heart-Mind Theory, Xin (Mind), Zen, Confucianism, Heart & Nature Theory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

李炳全*, 曾文秀

教育科学学院, 肇庆学院, 肇庆, 中国

邮箱:

libq1221@163.com (李炳全), 1366324545@qq.com (曾文秀)

摘要: 惠能以“心”为中心, 构建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心学思想体系。惠能的禅宗心学, 既穷尽佛法之根本和内核, 又契合和呼应中华文化心理, 适应华夏民族心理之需要, 植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 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后的中国文化, 包括儒道释, 皆受其影响, 宋明理学当然也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理学源于禅宗,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是禅宗文化的发展, 理学是禅宗在儒学上的表现。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 直接承袭六祖惠能的禅宗思想, 是对惠能禅宗心学的儒学改造。因此, 它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的最根本相同之处是, 都坚持以“心”为“本体”, 把“心”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不过, 阳明心学坚持儒家的根本立场和终极目标, 把佛教的出世思想和儒教的入世思想结合起来, 其心学的最终目的是完成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或使命, 而不只是个人的修为和内心宁静。

关键词: 惠能, 王阳明, 心学, 心, 禅, 儒学, 心性论

1. 引言

六祖惠能把禅宗的中国化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1-3], 其思想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佛教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其理念对很多人远离世俗的困扰以及精神的困顿从而获得心灵的解脱产生了重大的意义。他否认佛祖的权威, 主张佛存在于人自己的心中, 并无所谓外在的佛; 他强调“众生皆佛”, 认为世人找到自己的本性就皆可成佛, 而这一思想理念恰好与儒家“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思路相通。六祖惠能之后, 禅宗思想进一步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与以孝悌为人之本的儒家伦理学说相适应, 为佛教的儒学化提供基础。惠能强调“顿悟成佛”, 不仅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 而且认为世人既无需背诵佛经, 也无需累世修行, 只要认识本心, 就能修炼成佛。惠能的这种心学思想, 在其后的中华文化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跨越宗教领域, 既渗透到心理学、艺术、文学、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之中, 也融入到现实生活各层面之中。比如, 禅宗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禅宗中的“即心即佛”、“众生皆佛”、“定慧一体”与王阳明的“心即理”、“人人皆圣”、“知行合一”等思想便有异曲同工之妙[4]。

惠能以后尤其是宋代以来的儒家、道家, 积极吸收禅宗的“心佛”思想, 对各自的学说与理念进行改造, 从而将儒学、道学禅宗化[5]。作为陆王心学重要代表人物, 明代大儒王阳明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性论, 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传承了陆九渊思想, 同时又吸纳禅宗思想体系, 构建了思想内涵更丰富、更深刻及实践性更强的心学理论体系, 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命题[6]。阳明心学与惠能心学都指向对生命的关怀, 对生命本体的追求, 都通过对心性论的探讨和体系的建立作为实现其要旨的途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王阳明的儒家心学自始至终都不忘对整个人文社会的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 王阳明在鉴于禅宗心性论重建儒家心性论的同时仍然坚守作为一个儒者的立场[7]。

通过分析六祖惠能的心性论思想与王阳明心性论思想的异同, 可以探明王阳明对惠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 有利于了解阳明心学与惠能心学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以及惠能心学对阳明心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并对阳明心学从如下视界提供建设性的参考: 探讨阳明为何从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 进而又深层次地提升至天下关怀的高度[5]。此外, 通过探讨惠能与阳明的心学异同之处, 既可加强传统心理学与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的融合, 同时也能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贡献, 促使更多的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去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 为现代人理解中国文化心理奠定更坚实的传统基础, 也为提升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 分析与比较惠能、阳明心学思想非常有必要和重要。

2. 惠能心学

惠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对佛法思想和理念的阐释与创新使禅宗得到极大的发展[8]。他主张“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他的《六祖坛经》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是中国化禅宗的奠基之石, 是中国唯一的与印度佛教经典一样被中国和世界佛教界尊称为“经”的著作[1][9][10]。《坛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这些思想是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人类精神财富, 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夯实基础[11]。该经以独特的方式, 鲜明地提出“心性”的概念并加以论述, 不仅符合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 而且对心性展开了详尽剖析, 形成了完整的“心性论”体系[12]。六祖惠能的心学思想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心即佛、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论; 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心性论; 自性自悟、定慧一体的解脱论; 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住为本的处世态度; 直觉体验和顿悟的修行方式等。

2.1. 惠能之“即心即佛”

六祖禅宗的特点是注重“心、佛、与众生的三无差别”, 主张以人之本性 & 真心为指向, 并认为修心的方法是可以取之于己、不待外求的。惠能指出: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其义就是即心即佛。这一思想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摈弃众多繁乱复杂的理论观点, 吸纳南北朝以来有关于心性论与佛心论的体系; 其次, 强调世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的理念, 毫无疑问给正处在极度有失公平的阶级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带来了心灵安慰, 从而产生共鸣; 再者, 也预示着佛祖与众生之间并无距离所在, 昭示世人若想消除困顿、摆脱迷茫, 就应该加强内心修养, 因为这种途径简明快捷, 从而使得处于苦难中的世人有了精神的归属感, 进而极大地提升民众自信心。

按照六祖的观点, “直指人心”指向的正是人们自己的内心, 是修心养性。而要做到修心养性, 就是要让人心不致骚动不安, 陶冶个人情操, 把握好情绪, 控制自己的心情, 平衡不良心态, 努力地去塑造和适应环境, 摒弃不切实际的妄念。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使个体处于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 达到心理平衡, 进而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当一个人能够回归自己的本性并体验到自己内心本就是佛之时, 那他就会进入一种超越和解脱的至高境界, 这就是六祖惠能所说的“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若视自性, 一悟即至佛地”(《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另外, 当人们回归到自己的本心时, 就能够进入到内心不被外界世俗干扰的一种清净境界, 去感受宇宙和大自然怡然自得的状态, 这就好比《六祖坛经》所言“内外明澈, 不异西方”。这表明, 惠能心学思想始终是以心性为主要基本点, 把佛性系于心性论之中。该思想力图让世人明白, 佛之超脱乃在于心之超脱, 修佛的根本目的其实就在于修心, 达到心

体清净的状态。据此可以说,惠能的这一观点,实际上确立了个体对于自己的一种自我崇拜感,找到了如何从人的精神内部去寻找摆脱困顿的途径,为人们解除内心的迷茫指明了方向[12]。

2.2. 惠能之众生皆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是否有高低贵贱之分?六祖惠能的观点是众生皆佛,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且众生的佛性并无区别。众生皆佛是说,凡夫若能寻找自身的本性就不再是凡人,就可以转变成佛。惠能认为,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他们的佛性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他提倡众生平等的观念,认为世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无论对方是否富贵或贫穷,既不要轻视自己亦不可看低他人的地位,这与积极心理学中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极为类似。积极心理学主张,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要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要能够彼此互相尊重。这是因为,只有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把对方地位看得太高,便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拘谨、顺从、迎合的境遇中;反之,如果将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的长处、变得孤高、傲慢和独断。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妄自菲薄,切勿沉沦于俗世、迷失自己的本性。任何人只要愿意修行,都能找到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佛性”。换言之,众生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他们地位平等,不存在所谓的佛祖还是平民,失败者还是成功者。

2.3. 惠能之“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

定和慧之间的关系,是先定后慧,定下来才能生出智慧,还是先慧后定,有了智慧人才定了下来?两者谁是前提,似乎都有道理。惠能不赞同以前禅法中割裂定、慧的做法,强调定慧二者为体用关系。他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这种“定慧不二”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扬弃传统意义上只看重“慧”而贬低“定”的看法,侧重于说明一种自由自在、灵活、不拘形式的新禅法。同时,也旨在说明内外如一、知行合一,即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惠能认为“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两者为体用关系。体用关系表明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定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好像灯与光的关系那样,发光与照明皆为一体,两者是不可分的。惠能实际是借批评“定慧各别”来驳斥空有口头而不付诸实际行动去深入理解佛教义理的现象。他说:“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作者注:指慧),心不善(作者注:指定),慧定不等”(《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如果认为定和慧是不同的,是把一体无别的法当作二元对立的。他指出,世人虽然在嘴上说着定慧,内心并没有真正通达定慧的实质,虽说也在修定、修慧,但不能将定和慧统一融会贯通起来。如果做到心口一致,也就做到了“定慧即等”。当觉悟自性的时候,慧本身就是定,此时没有慧之外的定。也就是说,有了“慧”,世人就

能明辨对错,坚守自身内在价值,不为外界世俗所动心,即心不动。心若不动便是“定”,由此就能守住自己的内心底线。同样,当修定的时候,慧就在定,没有定之外的慧。这就好比在讨论风动与幡动的问题,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惠能说:“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心若不动,风动幡动皆成空。这就是惠能的不二思想。假若自己的内心坚定,无他想法,风动幡动又如何?由此可见,他确实将无分别的思想贯穿始终。

2.4. 惠能之“明心见性”

惠能所说的“心”,指的是众生当下一念之心,佛性意义上的真心。佛法认为,心是由两个层面所构成,其一是妄心,另一是真心。所谓妄心,即充斥着异常空想的心,是因个体迷失本心后由无明转变而来的种种妄识。所谓真心,即心的实质,心的真相。而佛法当中的性,不是脱离当下人心之外的东西,而是众生本具的“觉性”,故称之为“本性”、“自性”。惠能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惠能的这些话想要传达的意思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性原本就是清净的,即使人本身是反复无常的,但它也不会受到污染,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想不到自性还能生出万法;更想不到的是,自性是向来没有生灭一说的,它并不是像妄念那样具有生灭特征,念念无常。

那么,心与性在惠能看来又有何联系?惠能说:“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惠能用形象的譬喻,把人比作一座城。从“心即是地,性即是王”的说法来看,似乎惠能把心性分视为二,认为二者是可以独立存在而无关联的。但实际上惠能旨在说明心与性之间的互存关系:心若无,性则无以存;性若无,心则无以在。有心必然有性,所以惠能认为,只要使自心顿现,那么就是个人本性了;当然,性亦不离心,所以禅宗强调“只向心觅,莫向外求”。实际上,在众生自我解脱的意义上,心与性是合二为一的东西,心即性,性即心,只要“于自心常其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自性就体现在自心的“念念无邪见”之中。所不同的是,“性”一般多指无忆无念无著的心的状态,而“心”有时也用来指有执著,起妄念的心的状态,抛弃妄念即可追随真性自然。

3. 阳明心学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他不仅在学术思想方面颇具成就,通过自己的体悟对宋代大家陆九渊的思想加以整理和完善,而且坚持以自己作为一个儒者的立场建构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思想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为萎靡消沉的社会灌输了勃勃生机与活力。曾国藩曾评价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13]有的人很简单地把王阳明的心学理解成“心外无物”,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唯心主义”,但实际上王阳明心学影响远远超过世人想象

范围之外, 他的哲学认知与实际生活问题能有机结合, 出世能做研究, 入世则可谋求利益, 至少可以明哲保身。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核心命题, “心即理”和“致良知”[14]、“人人皆圣”以及“知行合一”[15]。

3.1. 阳明之“心即理”

王阳明认为, “心”有两种含义。于本体论而言, 为世人本性之心; 于修养论而言, 则是指个体平常处理世事之心。为保证此二层面之“心”的统一, 阳明认为本体论是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 修养论则为本体论之现实与表现, 故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特殊关系。在此基础上, 阳明先生又指出: “心之体, 性也, 性即理也”[16], “心之本体, 即天理也”[17]。

“心即理”的心就是良知, 良知的觉醒程度决定了人类行为。个体的良知决定个人行为, 组织的良知决定组织的行为。而一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能否产生“有效性”, 决定了个人或组织能否生存下去。按阳明先生指出的道路: 良知的澄明需要事上磨, 如何磨? 设计各种人造物、各种仪式、各种活动和各种话语体系, 以此来营造各种意义的表达, 并在这个意义的体会中达到自我良知的觉醒。良知就是知善知恶的那个天生的能力, 这个能力被唤醒后, 人类就不再会以个人利益来选择合作者, 而是以善与恶来做判断, 从而让内心那把明善辨恶的尺子衡量自己行为。即一个人要与善相伴, 远离恶行, 让“恶”被活活饿死。

3.2. 阳明之人人皆圣

从孟子到王阳明, 他们对于良知的看法一以贯之: 人人皆有良知, 皆有善根。世人良知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凡不减, 在圣不增。在这普世上, 于智者于愚者、于成功者于失败者、于贤者于作恶者而言, 其中内心良知的多寡或者有无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 而在于人的本性, 因为良知就是人的本性; 同时也在于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领悟并发挥自己的良知。所以王阳明说人人皆圣, 并非只存在于智者、成功者、贤者身上。圣人之所以为圣, 是因为圣人能够保全自己的良知而不致让它遭受蒙蔽, 做事小心谨慎, 认真踏实, 常存良知。对于那些所谓的愚者、失败者、作恶者而言, 他们本身并非缺乏良知, 并非不可能成为圣人, 他们只是在本性的问题上缺乏标准, 让良知被物质、利益、欲望占据和蒙蔽, 无法保全个人良知。

3.3. 阳明之“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

知和行的关系, 究竟谁为谁的前提?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发端, 一念之动, 正是行的开始; 行是知的完成, 知必须通过行来实现。因此知和行存在着互为条件的关系, 二者不能截然对立。对于知和行的关系, 王阳明先生对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认为知行关系是“一个功夫”、“不可分作两事”。正是因为知和行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 他便又提出“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18]。也就是说, 如若不加以行动, 知也不足以称之为知, 即知是以行为目的; 同时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 知必须从行中取得, 并由行来检验, 才算获得真知; 否则, 只能是“悬空谈说”“揣摩影响”而已。

3.4. 阳明之“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最早是由朱熹所提出, 后来王阳明对其加以改造, 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深刻见解。王阳明认为, 格物不是观察, 是“正事”, 物不是客体, 是做事, 是致知的功夫。致知不是头脑中的知识, 而是良知。所谓良知即为生命情感中的本真, 不能离开格物。“致知是格物的主意,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19]。做事不是为了把客观事情做好, 而是为了致良知。“格物致知”是人格修炼的最主要途径, 正如阳明先生所说: “人若知良知诀窍, 随他多少邪思枉念, 这里一觉, 都自觉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 点铁成金”[16]。

王阳明认为, 生而为人就应当摒弃恶念保存善心, 去恶存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致良知”, 能够让万“事”都无恶念存在, 那么就称作为“格物”[7]。因此, 世人就应当根据良知来采取具体的行动, 将自己的本心置于平常事物之中, 从头到尾将内心良知贯彻落实好。在此期间, 良知本身具有明辨善恶的能力, 因此, 在致知过程中, 就不能使自己的本心有所偏颇, 应当听任良知的安排, 顺任良知而行, 而并不需要专门去考量善恶。为善者任良知而行, 不要任何矫揉造作, 即为善; 为恶者就此克制, 杜绝习染不良行为, 便是去恶。归根结底, 善恶之辩不过都是为了致知, 即致良知。

4.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之比较

4.1.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相同之处

隋唐以来的儒释道合流尤其是唐中末期以后体现在宋明新儒学合流, 把中国人生哲学推向最高峰。宋明理学仍然以儒家为根本, 所以宋明的学问叫新儒家。“新”体现在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强调要树立独立的人格, 破心中之贼, 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病症。从根本上说, 阳明心学思想实质上继承与发扬了禅宗惠能的思想, 这就好比惠能建造了一座房子, 而阳明按照同样的设计理念也建造了自己的房子, 只是把内部装饰换了, 但外部构造却并没有什么区别。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的最根本的相同之处是都强调“心”之作用, 把“心”作为“本体”。惠能所创立的禅宗思想是以“心性”为核心内容的, 他把成佛的根本依据、方法、途径、可能性以及所凭借的力量都归于“心性”[20], 主张“即心即佛”、“自性清净”等修心观念。他认为, 世人若能心性始终如一, 心性善良, 坚守本心, 那么他们都可修身成佛。

在阳明心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禅宗痕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良知”说实质上也是在强调“心”的作用。阳明心学中“心”作为“本体”的思想体现于“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观念中, 他对心性论的探讨和思想体系的建立都指向对生命的关怀和对生命本体的追求, 这与惠能的立场不谋而合。阳明心学思想在继承与吸纳惠能“心”作为“本体”思想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把个人修心的境界提升为修身, 甚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阳明一系列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在惠能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谈成圣方法, 主张知行合一, 致良知, 以达到成圣。其实质

是人自己、社会、自然的大和谐，到了这个境界，心态就自然平和，从而寻得内心的一片圣地，不骄不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修心作为修身的途径以达到“圣人”的高度。

4.2.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不同之处

之所以说禅宗思想并不等同于阳明心学，是因为两者目标不一。修禅宗的根本目标是达到涅槃的境界以了生死；而儒家的根本目标是家国情怀、天下关怀，承担对家族乃至民族、国家的责任。虽然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二者都是指向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本体的追求，也同样都是把对心性论的探讨和体系的建立作为实现其要旨的途径，但禅宗和儒家之间的区别则在于儒家自始至终不忘记对整个社会的关怀，从世人修身养性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具有达到国治民安，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博大胸怀。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王阳明在鉴于禅宗心性论来重建儒家心性论的同时，仍然坚守作为一个儒者的立场[7]。这说明，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有一定的差异。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惠能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来建构体系，着重强调人的内心空灵，使人心灵解脱；而阳明则把佛教的出世思想和儒教的入世思想结合起来，其“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我们修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是先达到修身，而后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他认为，世人首先要修身，即修心养性，但修身的目的绝非仅仅停留在只是为了修养自身的品性上，更重要的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治理国家，最后便能达到平天下的境界。惠能心性思想更加注重世人的心理、情操与意念，强调世人要能够平衡好自身心态，稳定情绪，心平气和，以此达到处于外世纷扰之中而能保持自身清静的至高境界。

总而言之，佛家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方式被儒家吸收进来并继承与发扬，可以说如果没有禅宗，儒家思想无法达到陆王心学的高度。同样，也正是由于陆王心学对惠能心学的继承与发展，才能使禅宗思想能够达到鼎盛巅峰。也正因为如此，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才能够既各自保留了本身思想的精华，又有一定的相异之处。

4.3. “心即佛”与“心即理”之异同

惠能强调“心即佛”与阳明强调的“心即理”，二者共同之处都在于把外在的“佛”与“理”等外物关系归于本真的“心”，两者均认为心性不二。六祖惠能所言之心无二分，但却可生出“二”的观念，其中，任心自运是真心；执着一方是妄心[7]。心的二分观念并非本体不同之心，皆为本真之心，强调“不二”思想。王阳明所指的心之发动处便是意，意也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六祖惠能认为世人往往不能守其本心，沉沦于生死流转而无法自拔；而王阳明先生则强调世人正是因为被外部物质利益所蒙蔽，才导致心生恶意的后果。由此可见，惠能妄念与真心的观点与阳明“意”有善恶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虽然从理事的角度来看，惠能思想的“佛”与阳明思想的“理”都有通于万物之义。但从根本上说，六祖惠能心学并不等同于阳明心学。其区别在于，“即心即佛”是强调万

物共通之理性，它并不与万物相对应，而“心即理”的“理”则往往统摄万物之关系；同时“佛”是注重觉悟之意义，而阳明心学的“理”虽然也可以从良知的角度进行类比，但二者显然并非属于同一层面的范畴之中。在阳明心学中，世人身上的良知正是天理的体现：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只不过凡夫迷失方向，因此就必须致良知；致良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明辨对错与是非，能够知其天理。显而易见，阳明心学将一切都纳入“天理”之范畴的做法显然不同于禅宗的觉悟即是“佛”的观点^[13]。再者，在各自学说领域中，惠能心学思想中“心即佛”的观点与阳明心学思想中的“心即理”作用大相径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阳明“心即理”更多的涵盖于伦理学和认识论的领域，惠能“即心即佛”却是倾向于宗教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范畴。其中在伦理道德层面，惠能的“即心即佛”与伦理道德并没有什么关联，仅仅是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中起指导作用；而阳明的“心即理”明显具有伦理道德含义，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为儒家格物致知思想服务的，是为了便于从逻辑和认识论上去更好地顿悟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的观点。

4.4. “众生皆佛”与“人人皆圣”之异同

惠能强调“众生皆佛”与阳明主张“人人皆圣”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二者共同之处在于提倡世人都是普遍平等与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而且普世众人的本性并无多大区别。人与人之所以会出现差异，关键在于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本性，如何发挥自己的良知。惠能提倡个人寻找自己的本性，众生平等，世人皆可修炼成“佛”；阳明主张良知人人都有，只要能够领悟并能够发挥自己的良知，那么人人皆可修炼成“圣人”。因此，两者内涵与意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由于“佛”与“圣”的内涵不同，所以惠能与阳明的人之修炼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

4.5. “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异同

惠能对于“慧”与“定”的关系定义为体用关系，二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王阳明先生则将“知”与“行”定义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关系。这种整体统一的观点对于两者心学思想来说是相对应的，即慧是知，定是行。也就是说，当人们内心有了“慧”，就能够明辨是非对错，知道该如何正确选择行事方向，由此就能坚守自己的内在价值，不为外界的恶行所动心，即心不动。心若不动就是定，心定便能够守住自身的界限或底线从而能够正确地实践行动。比如说，人们知道抄袭是不对的，这是慧。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抄袭的益处，也不管别人在抄袭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但自己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和界限，坚决不抄袭，这就是定。所以说惠能心学中这种“定”和“慧”的关系转移到阳明“知”和“行”关系的思想上来说也是相对应的。

4.6. “识心见性”与“格物致知”之异同

可以说，惠能倡导的“识心见性”与王阳明所主张的“格物致知”里“致良知”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一种“性善论”的思想。曾有学者将王阳明的心性论思想概括总结为：在

理论构架及思想境界方面,王阳明的心性思想更侧重于源自惠能的“顿悟”法门;在心性本体论上,王阳明的“良知”与惠能的“自性”、“自心”保持高度一致。这两点在其“心即理”、“致良知”及相关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6]。在修行论方面,正是因为摒弃妄念,明得真心,心存善念便是佛;王阳明认为,要去除凶恶而保留善念,体现良知,一念克即圣人矣。阳明着重强调的纯善无恶的心体与惠能主张的清静空寂的心体,所要表达的重点都是把心呈现出来,让心能够自然流行,前者明心即理,后者识心即佛。在对心学思想的内涵理解和领悟方面,惠能心学思想对阳明心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二者在修习具体途径和修心法门之间是属于同一方向的。

当然,惠能强调的“识心见性”与阳明主张的“格物致知”也存在着区别,从两者各自提倡的心体特征来看,各有侧重点。惠能认为心以“清静”为本,唯人心清静而动静皆清静一如。惠能的禅宗思想倡导远离恶行与烦恼的污染,做到心境洁净,不受外界干扰;阳明则认为心以“纯善”为本,认为内心从一开始就不能够存有恶意,如果从一开始就心存恶意,那么就不足以称为是具有良知的个体。因此,两者在心体特征之间有着各自的见解。

5. 关于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5.1. 加强两者心学思想研究,注重其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构建中国文化心理学体系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惠能思想对当代人的影响早已远超过宗教领域,渗透到哲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中。他所提出的佛性论、修行方式之所以能为中国普通百姓所广泛接纳,与中华民族内心的文化认同心理是一致的[22]。阳明心学思想上则传承发扬儒家文化明德、至善的核心要旨,下则吸纳道、佛两家文化之精粹,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而开创了一代心学,因此说阳明心学思想是开放的;但与此同时,阳明心学思想也是进取的,它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及人们的心性发展。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可作为维护人类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的支柱,因此,我们既应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当代现实社会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同时也要注意其在心理学领域的体现与发展,汲取东西方文化之精华,融贯东西方之精粹,努力创造出能够为世界服务、响彻中华荣誉的“中国好声音”——中国价值。

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的行为的关系密切,对人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发挥着建构作用,因此,心理学应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正在于此[23]。除此之外,西方的主流心理学在流行和普遍适用方面也存在局限和不足,如若只是对西方心理学加以简单地描述和分析,那么就不足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这就凸显出,在禅宗六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孔孟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时代背景和国人心理特性的文化心理学[24]十分必要和重要。因此,在往后的研究中,可将六祖惠能心学思想与阳明心学思想整合起来,系统化为文化心理学。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心理

学研究领域,也为心理学发展奠定夯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进一步丰富心理学内涵视。

5.2. 有效运用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通过修身养性以提升自我心理健康发展

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非常容易导致人们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物质需要满足上而忽视精神需要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由此比较容易出现精神困顿、价值失落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加需要且越来越需要精神食粮。惠能和阳明的心学思想恰恰能够给予人们这样的精神食粮。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得到世人的拥护,是因为其核心思想能够契合中国人的禀性以及心理需求,能够让正处于浮躁虚华时代的人们在充满诱惑的眼花缭乱的世界里不至于迷失方向,给予世人一个既能修身养性又能参与社会实践的修行法门。当代人最需要的是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加强心理补给与心理安慰,加强对自身心理健康的维护以及更好地修身养性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而要满足这样的最需,掌握并有效运用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不失为为自己赢得一个自我提升与自我成长的好途径、好方法。

5.3. 注重对传统文化研究,重视对惠能与阳明心学思想的弘扬,加强文化自信

在中华文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深沉雄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撑,也是炎黄子孙在漫长的世纪演变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骄傲与自豪,更发挥着对一代代中国人的建构,赋予他们优秀有效的文化心理品质。作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支撑人们心性向善的惠能心学思想与阳明心学思想,不管是在物欲横流的过去、极速发展的当代,还是缥缈不定的未来,仍然能够在人们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维护心理健康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在当今社会,要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步伐,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更要重视弘扬惠能与阳明心学思想,推进广大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心理,加强现代的主流心理学与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两者间的相互贯通融合。这样做,不仅非常有益于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构建,而且也能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贡献,从而为现代人更好建构并利用心理学思想奠定更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也为提升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提供保障。

5.4. 注重对惠能心学和阳明心学的整合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益进步,物质文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精神需求的前进步伐却有点迟缓,跟不上物质需求的发展,这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物化和功利化的状态,导致许多人的精神追求处于一种迷茫、困顿状态,他们的生命意义感缺失,无聊感大有蔓延之趋势。人们内心所体验到无聊、困顿、压抑等感受,迫使他们想尽办法从百般痛苦的精神折磨中摆脱,但却因无法找到出路而苦不堪言。这就更说明了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对现今人的重要和必要。他们的思想能够帮助现代人找

到心灵安慰, 寻得精神上的归属感。如前所述, 惠能心学和阳明心学思想都主张, 人们要相信自己本性, 视外界繁华为无, 坚守内心, 修炼自身, 进而达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至高境界。因此, 在当今社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情况下, 如何整合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 为世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文明提供新的方向, 成为当代各学科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课题。

禅宗催生了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宋明理学、道家内丹学, 在文学艺术、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9]。同时, 催生了在修行方法、法脉传承、组织制度以及思想理论等方面的佛教中国化。随着各学科领域对惠能以及阳明心学思想的深入分析与探讨, 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开辟出新的研究视角, 也可以通过整合惠能与阳明心学思想给予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以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活力。

6. 结论

第一,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可以说, 阳明心学是惠能心学在儒学上的发展。

第二, 惠能心学与阳明心学也有差异, 二者的差异主要是佛教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差异, 在终极目的、修炼方法或途径、修炼内容等诸方面都有所不同。

第三, 二者的同异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既相互融合, 又各有特色。

致谢

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六祖心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5YJAZH029) 给予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 蒋坚松.《坛经》与中国禅文化的国外传播[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5(4): 48-53。
 [2] 贾题韬.贾题韬讲坛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序言, 前言xi, x。
 [3] 余利苹.南禅在“武宗灭佛”中屹立不倒的原因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38(9): 11-15。
 [4] 汪克, 刘立夫.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学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J].求索, 2015(10):75-79。

[5] 贾题韬.贾题韬讲坛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49。
 [6] 耿静波.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惠能为中心[J].云南社会科学,2013(01):57-60。
 [7] 蔡鹏悦.禅宗惠能心性论与王阳明心性论之比较[J].学理论,2015(26):13-14。
 [8] 洪修凭, 孙亦平.惠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3。
 [9] 释学诚.《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J].法音, 2016(12): 4-12。
 [10] 王菲菲,梅珍生.《坛经》的语言观探析[J].长江论坛, 2014(3): 71-77。
 [11] 江海燕.禅宗六祖文化与当代社会[J].岭南文史, 2017(3): 4-5。
 [12] 黄诚.试论慧能的“心性论”思想[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56-60。
 [13] 付智强,李明.王守仁从祀孔庙原因浅析[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5, 35(01): 107-110。
 [14] 舒曼.论茶禅一体与六祖惠能“定慧等学”的关系[J].农业考古, 2015(02):150-153。
 [15] 邵显侠.王阳明的“心学”新论[J].哲学研究,2012(12):30-37+123。
 [16] 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 河南古籍出版社, 2008。
 [17] 王阳明.书·答汪石潭内翰·王阳明全集(卷八)[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8] 吴立群.合内外之道——吴澄的“知行兼赅”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3):20-34。
 [19] 方旭东.意向与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哲学阐释[J].社会科学, 2012(05):131-137。
 [20] 唐勇,周琼.浅论慧能思想与中国心性哲学的关系[J].韶关学院学报, 2013,34(01):13-16。
 [21] <http://www.fjdh.cn/wumin/2009/04/00215443485.html>。
 [22] 刘天杰.禅宗在中国兴盛的社会心理探源[J].宜春学院学报, 2014(05):1-5+81。
 [23] 李炳全.心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过去、现在和将来[J].社会科学, 2006(06):184-192。
 [24] 李炳全.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辨析[J].肇庆学院学报, 2006, 27(06):23-27。